



树上的母亲

四川蓬安 王优

73岁的母亲爬上高高的香樟树，骑坐在树杈上，隐身在浓荫里，左手抓牢枝干，右手抡起砍刀，咔咔几刀，小孩手腕粗的枝桠“嚓”的一声掉下。“刮风了吗？树枝咋摇晃得这么厉害？”母亲问。正月初三的下午，阳光灿烂，偶有微风拂面。远远地，我们站在树下，仰望香樟树上的母亲，心惊胆战。这样的壮举，于母亲，不过家常便饭。

听姐说，前年冬天临近年关，要熏腊肉，自家养的两头大肥猪腌了满满两缸，需不少柏桠。母亲居然爬上了祖母坟前那棵十几米高的大柏树，剃头匠似的，将那些繁茂的枝桠一一剃下。“看到妈爬那么高，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太吓人了！”外出务工多年的姐，早已腿僵脚硬，别说爬树，就是爬坡，一会儿就会气喘吁吁。而母亲，银发苍苍，干筋瘦骨，能挑能背，爬坡上坎，游刃有余。目睹母亲的“英雄壮举”，姐惊骇不已。过年时，说起这件事，姐仍心有余悸，我们也不停地责怪母亲。“看把你们吓的，多大事呢。你们不在家，一年四季，我要柴烧，哪回不是这么做的。柏树枝桠密，梯子似的，一梯梯爬上去，抓紧了，再一梯梯剃下来就成。”母亲对我们的指责有些不屑。

母亲属马，今年七十有三。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家乡的坡坡坎坎，早已让这匹老马骨瘦如材，蹄疲鬓衰。古稀之年，本该颐养天年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但一生的操劳，“勤”字早已深入骨髓，劳作变得如呼吸一般自然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天不过六点，母亲就要起床，将昨晚已宰完装好的冒尖尖一大锅猪食煮熟——母亲固执地认为，猪和人一样，吃熟食才能少生病，才能肥膘体壮。一锅猪食煮熟，停歇在院坝边树上的二三十只鸡早已拍着翅膀飞下来，唱着歌儿集合了。喂鸡，洒扫，煮早饭，牵牛上坡，割牛草，弄猪食，地里的栽种收

割，锄地施肥育苗，漫长的一天被这些琐碎切割得七零八落，母亲做得有条不紊。母亲的晚餐很有规律，农闲时，九十点钟，大忙季节，十一二点，甚至更晚。

“别做了，妈！我们养得起你。”这样的话，我们姐妹不知说了多少遍，母亲就是不听。她与父亲不但种完自家的承包地，还种了别人不种的地。她说，现在的政策多好，不上交，不提留，自己种多少得多少，国家还有补助，这样的日子多好。“能做就做点吧，要得我脚耙手软，浑身不对劲儿”，母亲笑说，“咱就是个劳碌的命，认了吧。”“母亲老了，扶墙走路，再也踏不出脚步声。”读后黯然，继而欣然。古稀之年的母亲，走路依然踏得咚咚响。种五六亩稻田，六七亩旱地，养两头黄牛，喂两三头猪，二三十只鸡，脚底不生风，怎么忙得过来？“别以为你们不在家，这些猪啊鸡的，一大家子，都仰头望着呢。不种庄稼哪能行。”面对我们的苦劝，母亲毫不在意。

村里其他老人早已大都不种庄稼了，靠儿女给的生活费，买吃穿。打打牌，晒晒太阳，东家长李家短，一天又一天。儿女长大，各自天涯，父母渐老，霜欺雪压。孤单相守，寂寞日加。母亲不停地劳作，用琐屑与忙碌填满每个日子的缝隙，将满院的鸡鹅当成待哺的幼儿，用匆忙撵走孤独，无暇顾及老之已至的恐惧，垂暮之年的苍凉。忙碌而充实，自在又健康。这不，春节刚过，母亲便闲不住了。春耕即将开始，地角坎边还未收拾，树枝浓荫匝地，影响收成，修剪枝叶，乃当务之急。

“啪啪”树枝纷纷坠地，空气里弥漫着柏树、香樟的清香。抖落了一身枝桠的大树，仿佛脱下了臃肿的冬衣，只剩下遒劲的树干，顶着一头短发，帅气而潇洒。阳光灿烂，青山静穆。油菜碧绿，麦苗青青。我73岁的老母，爬上高高的香樟树，挥动砍刀，“咔咔”的砍伐声，温暖而沉静。

香烟盒

安徽合肥 吴中伟

乡村人，烟瘾大，手头上也没有什么余钱，一般都抽平头佛子岭，没有过滤嘴的那种，熏得指甲通黄。那时“花苑”“渡江”“红梅”的居多，也有“红塔山”“阿诗玛”，都属高档货了，一般工薪阶层消费不起，只在过年时偶尔买两包，散给人抽，倍有面子！父亲说“花苑”的抽起来平和，但一般的小店不容易弄到；“红梅”的劲大，抽着过瘾，但一包抽下来，晚上总不免咳嗽；“渡江”虽好，但一不小心就会买到假货。

父亲在铁路上班，一年才得回家一两次，过年时会带上几条烟，其实他的烟瘾也不大。腊月里，父亲总喜欢上街，骑着“二八”大杠带上我。父亲兜里常揣包烟，遇到熟人便停下车，总要递上一两支，还用打火机给点上。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，叙叙旧，吞云吐雾间，一年里的酸甜苦辣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那时软盒包装的多，硬盒的少。待烟盒瘦了，香烟孤零零的，所剩无几时，父亲褪下外面的塑料包装，对着里面哈一口气，放在手掌，“啪”的一声拍下去，便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塑料袋破了，发挥了它最后的娱乐功能。我也学着父亲的样，哈一口气，如法炮制，拍得双手通红，但总是弄不出声音。不知道是力度不够，还是不得要领。

临近年关，父亲有时也随手掏出一个香烟盒，拆开、抚平整，记下要购置的年货：红糖五袋、桂圆三斤、冬瓜酥四袋、丰糕六条……

“得要好几张‘红牛皮’呢！”母亲打趣道，有些心疼。“苦处挣钱乐处用！”父亲呵呵笑着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乡里乡亲的都喜欢到我家来打扑克，父亲给抽烟的大人都点上一支。孩子们在里屋看“春节联欢晚会”，那时还不叫“春晚”，不像现在节奏快，什么都是简称，但我还是觉得“春节联欢晚会”叫得温暖、亲切，洋溢着喜庆的氛围。母亲端出一盘南瓜子

给孩子们吃。男人们一手拿着牌，一手夹着烟，整个屋子烟雾缭绕，呛得很。不一会儿，地上便有二三个烟盒了。香烟盒对孩子们来说真是个好宝。小伙伴们抢着捡，有时头磕碰在一起，生疼的，也不恼，谁也不怨谁。

五颜六色的香烟盒摆在一起，看得小伙伴们眼花缭乱，心猿意马。同一款式的多了，便和别人换些糖纸或火柴皮，又开始一项新的技艺比拼！

香烟外面的壳子，孩子们叠成“纸方宝”，经常与小伙伴们决战到天黑。记得那些年我们穿的针织毛线衫，因为摺“纸方宝”，右边的袖子总比左边的长一截。就是甩得胳膊酸胀，也要扳回老本。偶尔碰着好看一点的烟盒，就剪下精致的图案，满心欢喜地贴在黑白电视、桌子、铅笔盒上。

内层的锡纸，软、薄。孩子们叠成纸飞机，比赛似的，使出全身力气往前扔。浩瀚的蓝天下，一只只纸飞机携着孩子们一个个五彩斑斓的梦，在空中横冲直撞，直到慢悠悠地飘荡，降落在地，归于平静。有时用力过猛，反倒飞不远，常常事与愿违，也只好摇摇头，发出一片唏嘘。女孩子不那么“野”，喜欢攒着，集得多了，就用针线缝起来，拿在手里，也厚厚实实的，当草稿纸。其实，这些皱巴巴的锡纸一点儿也不好，铅笔在上面写写划划的，极容易弄破。

现如今，健康的生活理念已深入人心，抽烟的人也少多了。父亲因为咳嗽，加上孙儿出世，前几年就把烟戒了。孩子们的玩具也是花样繁多，再漂亮的香烟盒扔在地上，也无人问津。

真的，我不恋烟，只是偶尔，想闻一闻空空的香烟盒！

背景

安徽合肥 李云斌

学校编写校史，校长邀我参加。翻出一摞毕业班照片，仔细翻看，张张弥足珍贵，件件往事在脑海中翻腾。大多数时间我充任所谓把关教师的角色，似乎年年参加毕业照，学生的容颜年年复年年，芳华依旧，灿烂的笑容定格在青春洋溢的日子里，留住属于他们的精彩瞬间；岁月风霜的侵袭使我满头青丝渐渐变成稀疏花白，不由感叹，真正是岁月不饶人。毕业照惯例以主教学楼为背景，三十多年教学生涯，毕业照几易背景，充分反映国家的变化和教育的发展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背景陈旧，教学楼外墙斑驳，隐隐约约泛着灰暗，一栋建于解放初的三层楼，完全仿苏式建筑，外墙保留红砖本色，水泥简单勾缝，木头门窗经风吹雨淋多数已褪色变形，很难关严实。内走廊，两边分列教室，水泥地面裸露粗糙沙砾，上课时关门窗，阻隔相互干扰，下课时走廊里嘈杂的噪声纷纷扰扰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教室只有向外一面有窗户，夏天不通风，没有电风扇，上完一节课，经常汗流浹背。操场只有两个篮球场大，整个校园只有操场西边有棵老槐树，没有人知道植于何年何月，被师生们亲切地誉为校树，每年毕业照时，它正枝繁叶茂，努力伸出遒劲的枝桠给照片增色，迎来送往，为同学们遮风挡雨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背景焕然一新，是一幢L型五层楼，在推倒原教学楼基础上建成，钢门塑钢窗，教室两边开窗，通透明亮，每个教室安装四个电风扇，磨化石地面光洁如镜。外墙全部采用乳白和橘红色瓷砖贴面，毕业照时，教学楼边郁郁葱葱的紫藤赶着凑趣，照片色彩亮丽鲜明。

本世纪初，政府在校园南面征迁部分居民住宅，为学校又盖了一栋六层教学楼，一应现代化教学设施配套齐全，毕业照背景高大上，师生精神焕发。然，老城区寸土寸金，校园面积局促，上体育课学生很难施展手脚，没条件按部颁标准开展活动。站在校园内抬头环顾，高楼大厦挤兑我们如井底之蛙，蓝天如盆扣在头顶。

随着城市发展，政府对学校布局重新规划，老城区学校纷纷整体搬迁，我校是其中受益者之一。新校园新气象，宽阔的广场，全部用防滑地砖铺陈，每个年级一幢教学楼，食堂、餐厅、艺术馆、体育馆、实验楼、办公楼、地下停车场等应有尽有，标准化的运动场让老城区市体育场相形见绌。周边临近再没有高大建筑，不同功能区设计有不同景观点，校园四季郁郁葱葱，站在校园内极目楚天舒，蓝天白云苍穹无涯。

与关门弟子合影，背景完全崭新，几栋新教学楼分列两边，翠竹挺拔，广玉兰苍翠欲滴，喷泉、雕塑、睡莲如诗如画的背景让毕业照似一幅风光明信片，整洁安静的校园正是读书的好去处，时不我待，愉快地结束自己的教学生涯。